DOI: 10.3969/j.issn.2095-3704.2012.03.015

吉安市湿地松纯林病虫害自然防治概述

严华明¹, 吴小龙², 罗洪^{2*}, 吴伯曦³

(1. 江西省峡江县金江林场,江西 峡江,331406; 2. 江西省峡江县林业局,江西 峡江,331409; 3. 江西省吉安市林科所,江西 吉安,343000)

摘要: 概述了吉安市湿地松纯林病虫害的发生情况、自然防治的内容及实施途径。在综合防治中,采取以营林技术措施为主体的自然防治。尽快恢复生物多样性,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是湿地松纯林病虫害防治的根本途径,也是当前湿地松保护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湿地松;病害;虫害;纯林;自然防治

中图分类号: S433 文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

文章编号: 2095-3704 (2012) 03-0290-05

The Overview on Nature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Pure Forest of Pinus Elliottii in Ji'an City

YAN Hua-ming¹, WU Xiao-long², LUO Hong^{2*}, WU Bo-xi³

- (1. Jinjiang Forest Farm of Xiajiang County, Xiajiang 331406, China;
 - 2. Foresty Bureau of Xiajiang, Xiajiang 331409, China;
 - 3.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an City, Ji'an 34301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occurrence of fores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he pure slash pine stand of Ji'an city, the way of natural control and implementation was outlined. Silvicultural techniques should be the main natural control method. To restore biodiversity and maintain ecological bal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wa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way to control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he pure slash pine stand, but also the main content of protecting pine pure forest.

Key words: Pinus elliottii; diseases; insect pests; pure forest; natural control

江西省吉安市现有湿地松人工林约 28.4 万 hm², 无论面积还是蓄积, 均占全市人工林总面积的 40%左右。这些林分大都生长较好, 是全市林业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但是也应看到, 这些林分多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集中连片大面积栽植起来的纯林, 立地条件不一, 部分生长不良, 病虫害发生普遍、严重, 给湿地松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威

胁。本文就进一步开展湿地松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充分发挥自然因素的调控作用,实施自然防治谈一 些粗浅的看法。

1 湿地松病虫害的发生现状和原因

据国内外报导^[1-3],湿地松病虫害中病害约 20 余种,虫害多达 60 余种。吉安市常见湿地松病害约

收稿日期: 2012-09-11

基金项目: 国家林业局资助项目(林计批字[2007]357号)

作者简介: 严华明, 男, 江西峡江人, 助理工程师, 主要从事营林技术工作; * 通讯作者: 罗洪, 高级工程师, E-mail: xjpc2000@sohu.com。

10 余种, 虫害 20 余种。主要病害有松针褐斑病、 松枯梢病、赤枯病、芽流脂病等; 虫害有马尾松毛 虫、松梢螟、松梢小卷叶蛾、萧氏松茎象、松褐天 牛等多种。

湿地松引种初期,主要有猝倒病、立枯病、蛴螬、地老虎等一些苗圃病虫害;此后发现赤枯病、落针病、松毛虫、松梢螟。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芽流脂病;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松针褐斑病,中期发现松枯梢病,末期又发现萧氏松茎象。1999年思茅松毛虫在吉安市的吉安、安福、永新、峡江等县猖獗危害湿地松,发生面积近万亩,数千亩松林针叶被食光,这在吉安市也属首次。随着栽植面积的扩大,湿地松病虫害发生种类增加,危害也逐年加剧。

马尾松毛虫是吉安市湿地松最主要的虫害。特 别是京九路线、105 国道两旁,湿地松带状连片, 栽植密集, 危害尤为严重, 每年都是测报、防治的 重点, 也是开展综防林建设, 实施工程治理的主要 地段。1986-1989 年全市对松针褐斑病进行调查, 湿地松发病面积 18 700 hm²,占当时调查面积的 7.0%,在吉安、永丰、峡江等县,许多地方都是集 中连片,大面积发病。1992年全市对湿地松枯梢病 进行专项调查,常年发生面积 467 hm²,占当时调 查面积的 0.36%。现在这两种病害已成为吉安市湿 地松常见病害。全市十三县(市、区)除吉州区尚未 发现松针褐斑病外, 各县市均有褐斑病、枯梢病的 危害。枯梢病在当年调查时,92%以上属轻度感病, 危害并不严重。至今,局部已出现整株、成块死亡 现象。随着树龄的增大,地力衰竭,病原积累,生 长衰退,势必引起更大的危害。萧氏松茎象自1988 年在安福县武功山林场被发现以来,该场 1 066.7 hm²湿地松林中被害面积已达 200 hm²。至今,全市 十三个县(市、区)均有该虫的发生,是湿地松又一 危险性害虫。2012年4-6月吉安、吉水、峡江等县 湿地松发生赤枯病达 400 hm²。此外,松材线虫病 已相继在安福、吉安、吉州等县(区)发生,日本松 干蚧、松突圆蚧、湿地松粉蚧等一些危险性病虫害 已日益逼江西,赣州市自2005年初在全南、龙南发 现松突圆蚧和在寻乌、定南发现了湿地松粉蚧,传 入吉安市也只是时间问题,形势十分严峻[4-6]。

湿地松病虫害的发生,轻则影响生长,重则整株、成片林木枯死,给林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经

测算, 吉安市湿地松病虫害每年发生面积不下 10000 hm², 减少林木生长量 20 000 m³, 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1 000 万元/年以上。

近十多年来,吉安市对湿地松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松毛虫发生呈回落趋势,松针褐斑病基本得到控制。但从总体上看,尚未实现自然调控,达到真正控制的目的。松毛虫等随时有大面积发生的可能,2011年吉安市的吉安、吉水、泰和、安福等县松毛虫暴发成灾,面积达到12000 hm²。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上的原因,受大气环境、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以及世界性大范围内生态环境恶化等。而更重要的是主观上的原因,认识和工作上的失误,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失去平衡所致。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最为稳定的生态系统,由森林生物的多样性所决定。在这里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不同生物间,生物与环境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生态平衡。吉安市井冈山、安福、永丰等地的天然混交林内,绿色植物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依赖于绿色植物的昆虫、微生物的种类也多,生物多样性丰富,保持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态环境,"复杂性导致稳定性",林内病虫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制约,既不骤然爆发,也不瞬间消失。因此很少有病虫害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严重。就是在人工混交林内也是如此。据调查,与杉树混交的湿地松林,萧氏松颈象的发生率比纯林要轻得多。松梢螟在松纯林危害率一般在20%~30%之间,而在松阔混交林中,未见有松梢螟危害。由此也可说明这点。

在湿地松人工林内,由于经营方式的改变,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为病虫害的发生创造了适合生长的环境条件。首先,大面积的纯林为松毛虫等虫害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为松针座盘孢菌等提供了广泛的寄主。使原来发生并不严重的病虫害变得严重起来。松针褐斑病国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在南京黑松上发现过,八十年代湿地松大面积栽植后迅速流行开来。马尾松毛虫以前主要危害马尾松,现在一样危害湿地松。其次,由于湿地松纯林相一致,树种单一,林内灌木植被遭破坏,加上化学农药使用不当,使天敌锐减,害虫迅速繁殖,病原大量积累,失去了生物间相互制约的功能。此外,其违背了适地适树的自然规律,不分立地条件,在不

适宜湿地松生长的地方营造湿地松,以及栽植后抚育、管理不当等,致使林木生长不良,从而诱发、加剧了病虫害的发生^[7-10]。

2 自然防治的概念

纵观我国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史, 已由最初的原 始防治,发展至化学防治,进入现在的综合防治阶 段。防治方针也由20世纪50-60年代的"预防为主, 积极消灭"改为20世纪80年代的"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到现在的"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 理,促进健康"。综合治理作为病虫害的管理系统, 是根据病虫害的种群动态及其环境条件的关系,综 合运用各种防治方法,尽可能地协调各种适应技术, 把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控制在经济条件允许水平之 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一直被世界各国公 认为解决病虫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但是, 其矛 盾焦点仍集中于病虫害,实施中仍着眼于化学防治 基础上的协调组合。高虫口密度和病虫害防治主要 还是依赖于化学农药。在做法上,往往只是针对一 虫、一病, 采取多种防治措施。停留在几种防治方 法的凑合上。强调的是控制而不是调控,从而限制 了综合治理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可持续性林业发 展的需要和对病虫害发生、发展机理研究深入,在 综合防治中, 人们已愈来愈重视自然因素对病虫害 种群的调控作用。

所谓自然防治,即是"在一定时间内,所有环境的复杂组合影响昆虫种群,其种群数量则在特有的上下限幅度内维持动态平衡"。无疑,这对病害的防治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其关键是以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来控制病虫害。而森林生物的多样性则是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实现林木病虫害自然防治的基础和保证。

林木病害的自然防治包括栽培与管理措施,选用抗病品种,调整林木自御、耐害、补偿和诱导抗性的能力,保护天敌,创造天敌适生和繁衍的最适条件,充分调节天敌对害虫的控制作用等。这些措施始终贯穿于林业生产的全过程,也符合生态学和经济学的原则。因此,营林技术措施是实现林木病虫害自然防治的根本,也是综合防治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贯彻实施营林技术措施也就是对林木病虫害进行自然防治[11-14]。

3 湿地松病虫害自然防治的途径和 实践

根据吉安市湿地松栽植、病虫害发生现状和综合防治发展的趋向,必须对现有湿地松纯林进行改造,加大贯彻落实营林技术措施的力度,努力实施自然防治,以尽快恢复和达到自然生态平衡,改变湿地松纯林病虫害防治的被动局面。

3.1 丰富栽培树种

(1) 改纯林为混交林。混交林对病虫害在传播、扩散和寄生、食料等方面起到限制、阻隔作用,能影响环境,增加天敌,创造有利于林木生长而不利于病虫发生的条件,这些已早为林业上所共识。在湿地松纯林改造中,应伐除病虫害发生严重、无法治愈的林分。松针褐斑病多发生在地形闭塞,通风透光条件差,湿度大的谷地、凹地,以及土壤积水板结或过于脊薄的林地。这些地方病虫害发生重,传播快,一旦流行难于防治,对于这类林分应坚决砍除、通过小片皆伐,根据立地条件,栽植木荷、小叶栎、枫香等阔叶树或果树等其它适生树种形成片状、块状或带状混交。

(2) 改造疏林地。在疏林地内采取镶边补块,见 缝插针的方法补植阔叶树。并在林内栽植紫穗槐、 胡枝子等有益灌木,组成林地空间的多层次结构, 不断提高混交比例,丰富林内物种,完善林分结构。

3.2 搞好封山育林

封山育林是恢复森林生态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湿地松纯林,尤其是地被光秃、灌木缺少的稀疏林地,难以形成稳定的生态环境,松毛虫、松梢螟等容易发生。据峡江县报导^[15],封育 4 年的马尾松纯林郁闭度从 0.1 以下达到 0.6;植被覆盖率由 60.6%增加到 96.5%,比封育前增加 35.9%;昆虫种类比对照区增加 40%,数量增加 1.45 倍;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 4 倍;高生长量增加 50%以上。1989 年该县松毛虫大发生,133.3 hm²被封山林针叶保存完好,而实验区外未封山松林针叶几乎全被吃光,损失惨重。赣州市亦报导^[16],马尾松林内灌木层物种多样指数与松毛虫年均发生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当马尾松内灌木层物种多样性指数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使松毛虫达到不成灾的水平。林内生物的多样性有效抑制了害虫的发生。封山育林、丰富

植被在作法上简单、有效,在湿地松病虫害自然防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3 加强栽培管理

及时抚育。湿地松不耐荫蔽,长在杂草丛中的 幼林极易发生松针褐斑病。栽植后须连续三年松土、除草、扩穴,以改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林内湿度 和促进幼林生长。

合理修枝。人工剪梢对防治微红梢斑螟有一定作用^[17],修枝对松针褐斑病的防治尤为重要。根据该病由植株下部针叶向上扩展蔓延的特点,合理修枝可起到预防和除治的双重作用。对 1~2 年生幼林修除着地枝; 3~5 年生幼林修枝冠高比保持 4/5; 5~10 年生幼林修枝冠高比保持 2/3; 10 年生以后树冠可为树高 1/2; 对已感病的枝叶必须彻底清除,有多少修多少。修枝以在晚秋为好,避免在雨天、酷暑、寒冬和植株生长期和病害的盛发期进行。1991-1994 年间,吉安市采取以修枝、清除病原为主的营林技术措施,推广防治湿地松褐斑病面积 1000 hm²以上,除严重发病,已无法防治,须更换树种的林分外,一般发病林分防治效果均稳定在85%以上,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清除重病、虫株。林木有自然稀疏的过程,栽植后要不断、及时的清除因病、虫严重感染、防治不能恢复的植株,防止形成发病中心和虫害的扩张 蔓延。

及时间伐。林分郁闭后,林令 8~10 年,林木 出现分化时,采用下层间伐的方式进行,以调整林 分结构,促进林木生长,防止病虫害发生。间伐每 亩保留 80 株左右。并对濒死木、病虫木、生长不良 木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 砍除那些 不宜保留或可以 不保留的植株。

3.4 加大生物防治力度

生物农药具有不伤天敌、使用方便、有扩散作 用、效果好、不污染环境等优点,有利于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和自然生态平衡的恢复。加大生物防治力 度主要有:

进一步提高白僵菌的生产、应用水平。筛选出 毒力强、寄生率高,防治效果好的新一代菌株。在 提高质量的同时,加强对使用方法的研究,拓宽白 僵菌的防治面,发挥更大的防治作用。

发展新的微生物制剂。如苏云金杆菌(Bt)。核型多角病毒(NPV)、重寄生菌等。尤其是Bt制剂,

杀虫见效快、效果好,生产技术已日臻完善,是一个值得开发的生物农药。此外,如植源性农药、昆虫生长调节剂、拒食剂、信息激素等新一代生物农药,在害虫防治上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保护和引入天敌资源。在纯林中,天敌资源相对较少。可通过植物的多样性,创造天敌生存、种群发展的条件来加以保护。根据林分的特点和虫害发生的情况,引入赤眼蜂^[18]、灰喜鹊;人工助迁黑蚂蚁和食虫鸟类;丰富植被、在林内种植显花植物,为蜂类、鸟类提供生存、栖息场所等。以此促进天敌的多样性,提高天敌对害虫的控制作用。

3.5 合理进行化学防治

在自然生态没有恢复之前,对于暴发性害虫,如马尾松毛虫、思茅松毛虫等的防治,使用化学农药仍不可避免。要尽可能不用和少用化学农药,尽可能减少使用次数。合理使用化学农药,一是要抓住时机,避开天敌活动的高峰用药,如越冬后对马尾松毛虫虫源地进行化学防治;二是要选择高效低毒、选择性强、对天敌杀伤作用小的农药,如灭幼脲、杀虫脒等;三是要经常更换、交替使用化学农药,在使用方法上要有利于天敌昆虫的保护。

4 结语

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营林技术措施为主体的 自然防治,充分协调了林木、病虫、天敌三者间的 关系,充分发挥了自然因素的调控作用,是维持森 林生态系统相对平衡、控制湿地松病虫害发生的根 本途径,也符合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综合防治原则。

自然防治体现在林业生产的全过程中,必须从森林培育的源头抓起,它包括适地适树、适林地的选择,选育抗病品种、设计、营造混交林、增施肥料等。对现有湿地松纯林进行改造,实施自然防治,是湿地松病虫害防治的当务之急,也是 21 世纪湿地松病虫害防治的主要任务。

参考文献:

- [1] 董月发, 鲍建华, 甘跃宇. 萍乡市湿地松主要病虫害发生及其防治方法[J]. 江西植保, 2003, 26(4): 182-183.
- [2] 福建发现野外感染松材线虫病枯死湿地松[N]. 中国绿色时报, 2012-12-18.
- [3] 杨希. 湿地松萎蔫病媒介昆虫松墨天牛及其携带线虫的

- 研究[J]. 井冈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38(4): 16-20
- [4] 张鸿燕. 外来有害物种之湿地松粉蚧[J]. 农村百事通, 2011, 29(18): 50-51.
- [5] 魏初奖, 陈顺立, 张飞萍, 等. 松突圆蚧虫口数量与环境因子的关系[J]. 福建林学院学报, 2011, 31(2): 171-176.
- [6] 吴加光. 湿地松赤枯赤落叶病调查[J]. 中国林业, 2010(22): 42-42.
- [7] 曾广腾,姚闻,邓绍勇,等. 萧氏松茎象入侵湿地松幼 林的时空动态[J]. 江西林业科技, 2010(1): 40-41, 65.
- [8] 曹裕松, 傅声雷, 周兵, 等. 吉安市三种破碎生境中植物 多样性研究[J]. 井冈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32(4): 117-123.
- [9] 唐艳龙, 杨清培, 温小遂, 等. 萧氏松茎象发生与湿地松林地枯落物及土壤物理性质的关系[J]. 林业科学研究, 2010, 23(4): 554-559.
- [10] 杨媛媛,曹源烈,欧阳勋志,等.信丰国家森林健康示范区生态公益林健康经营评价[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10,32(4):783-790,807.

- [11] 谷昭威, 曲爱军. 森林生物多样性与林木害虫的自然防治[J]. 生态学杂志, 1998(3): 59-62.
- [12] 戈峰. 害虫生态调控的原理和方法[J]. 生态学杂志, 1998,16 (2): 38-42.
- [13] 李传道. 森林病虫害防治的策略[J]. 中国森林病虫, 1984(2): 28-33.
- [14] 任玮. 植物病害综合防治的原理及其应用[J]. 森林病虫通讯, 1983, (2): 24-26.
- [15] 吴拥宪,罗洪,肖淑萍. 试论峡江县实施封山育林工程 对马尾松毛虫的控制作用[J]. 吉安林业科技与经济, 1997(1): 36-37.
- [16] 罗永松. 灌木层物种多样性与松毛虫发生相关关系的调查[J]. 森林病虫通讯, 1997, 15(2): 34-35.
- [17] 梁军生, 童新旺, 刘跃进, 等. 人工剪梢防治微红梢斑 螟对松树生长的影响评价[J]. 湖南林业科技, 2011, 38(2): 26-28.
- [18] 梁军生, 谭新辉, 周刚, 等. 林间释放松毛虫赤眼蜂防治微红梢斑螟试验[J]. 湖南林业科技, 2011, 38(1): 9-11.